

## 新民晚报

### 被尊称为「赵老太」的赵慎之

刘广宁



赵慎之是从舞台上走来的,据说当年她在北方主演的舞台剧连连满座,年轻时已是位红演员。后来参加部队文工团,又复员到上影译制片组,与配音艺术结下不解之缘。

当年前辈同事叫她“赵老太”,我不理解,她不老呀,才三十七岁。当时我还对苏秀说:“如果她是赵老太,那不是也得叫你苏老大娘了?”后来才知道因为老赵体弱怕风吹又热不得冷不得,有些气味又闻不得(可奇怪的是她却爱吃臭咸鱼)。身上又这儿酸,那儿痛的,故此老同事们就尊称她“老太太”。

那时我们要按时进行业务学习交流,每人自己找材料诵读,互相讨论指正。老赵虽是资深演员,但十分认真钻研。为了练习平翘舌音的转换曾找了针对性的绕口令“张工长是组织者,我是张工长这个组织者的追随者”来念,经常念念有词。我觉得很有用,所以一直作为练口齿的材料,后来还把这作为普通话教材。老赵还主动指点青年演员念词,纠正轻重音处理,较真地“管闲事”。

老赵离休后还管起了别的“闲事”。她在电台、电视台的节目里听到字音有读错的地方便会打电话联系,认真指出。这本不关她的事,也没人主动问她,是对语言表演的钟爱之心促使她这么做的。近年我曾听到有声读物中老赵念的一首小诗,觉得她嗓音不似年近九十而像五十岁上下的人,魅力仍在。老赵离休后偶会被请回厂配戏。听说有一次在《达芬奇密码》中配了戏份不多的角色。很少再听到老赵配音的观众直呼“这才是正宗翻译片的味道!”充满怀念之意。

在生活上赵老太并非很聪明。她的老姐妹苏秀曾笑说:“她不认路,更不会坐公交车。她来过我家多次,可坐车进了小区,每次都找不到楼门。”我想这方面我就够笨的,“怎还有不如我的?”我问老赵:“以前你上班时不是要坐公共汽车的吗?”她答:“嗨,那是从我家门口开了一辆车就到厂附近了,如果复杂些要换车我就不行了,现在地铁口那么多就更弄不清了嘛。”是啊,老太的机灵劲都在配音艺术上了。

秋日的一天,我们一行来到坐落在崇明绿华镇绿港村的国家中华绒蟹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宝岛蟹庄。

### 蟹肥景美醉梦乡

郭树清

独厚的咸淡水交接之地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然而,选择绿港村的这块土地养蟹,主要是由于这里靠近江边,便于引入原生态优质新鲜的长江活水,经自然沉淀和水草净化后再灌入蟹塘,以确保水质清

淳,而且又紧挨被称为“天然氧吧”的国家地质公园——西沙湿地和明珠湖,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为螃蟹定居生长创造了优越条件和理想环境。因此,生长在这里的崇明蟹青背、白肚、黑毛、金爪和肥、大、鲜、腥、甜皆备,再加上由于养殖水域原因口味咸中略带甜,与一般螃蟹大有不同。

每年三四月间,从崇明东滩冷暖水交汇的地方采购芝麻大小的蟹苗(即中华绒蟹蟹),放入塘内进行饲养,经过一年半时间的悉心照料,到了来年九十月,随着秋意渐浓时,便可打捞上桌,此时是一年中秋蟹黄最满,蟹肉最嫩的时节。

当我们离开宝岛蟹庄时,已是夕阳西下,绚烂的落日余晖映红了天际。放眼宝岛蟹庄,蟹塘水中的倒影涌动着鱼鳞般的彩霞,塘岸上一群白鹭在顾影自怜地梳理、嬉戏,悠闲自在。极目远眺,一丝丝轻柔的云雾夹着一缕缕炊烟浮动,似涓涓细流,从村舍、树梢之间穿隙而过,飘游移移……

宝岛蟹庄渐渐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我的心似乎仍眷恋那里。

知道音乐午茶,是在2013年初,读报纸的时候,看到这个活动是为白领午间休息,欣赏音乐开设的,当时我想,大概我们这种老年人没什么机会去听的。后来有一次,我去音乐厅门口排队碰运气,没想到,很幸运,排到了我,自此之后,我就来“上瘾”了。

为了来“音乐午茶”,我调整了生物钟,改掉了睡午觉的习惯。我喜欢这里,环境优美,台上台下,不过一米的距离,感觉就像在自家的客厅一样,而“午茶”的表演形式、种类也很多,常常让我挑花眼,钢琴、声乐、弦乐等等,每一期都不同。在这里,我还遇到了自己最喜欢的手风琴,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乐器,在演奏家王从余老师生动的讲解和学生们的演奏之下,让我产生了全

新的认识,知道它不仅演绎一些外国老歌,如今还用它尝试来演奏一些中国民族音乐,非常有趣。通过“音乐午茶”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手风琴这件西洋乐器。

因为去的多,“午茶”的工作人员和我都成了朋友,他们亲切地叫我“方爷爷”,我开玩笑说,不要叫我“爷爷”,那样显老,可以叫我“方老师”。从内心来说,他们就像家人一般亲切,我甚至可以很清楚地记得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性格脾气,他们也常常开玩笑问我:“方爷爷,今天,你合影了吗?”是的,他们都知道,我在“音乐午茶”追星的故事。

我还记得,有一场“音乐午茶”来了美国非常有名的打击乐演奏家艾德,那天的舞台上,琳琅满目,堆了各类打击乐器,令人大开眼界。音乐会一结束,我一路追着艺术家从舞台走向侧台,倚老卖老,用仅会的几个英语单词,反复和他说 Name, Picture, 想请他帮我签个名,合个影。没想到,艾德非常高兴,立刻拉着

我拍了一张合影,我高兴极了。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太幸福了。以往去剧场听音乐会,根本不可能有那么近距离接触艺术家的机会,但在“音乐午茶”,观众和艺术家,不过是一个手臂的距离,这些演奏家不仅音乐素养高,待人也完全没架子。在“音乐午茶”,我收获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整整4大本我与台艺术家的合影留念。每次拍完照片,我都会赶紧到店里冲印出来,整理好,在这些相册里,每张照片的旁边,我都会认真记录好时间、艺术家的名字,对我来说,这是一份非常特别的“藏品”,记录了我与上海音乐厅“音乐午茶”的缘分。

我还有自己的“功课”。我有个小习惯,每次听音乐会,都喜欢做点笔记,“音乐午茶”每月一本的节目册上,记录了我每次的感受,有现场听艺术家对曲目的讲解内容,也有我自己对曲目聆听时的理解。在节目册最后部分,通常是艺术家简历,我发现,来“音乐午茶”的演奏家们水平越来越高,很多人在各种国际比赛中获奖,还有

在日本求学的女儿今年寒假回沪,我和她一起去观看程派名旦张火丁领衔主演的经典大戏《锁麟囊》。那天上海大剧院座无虚席,这是我们俩第一次看一部完整的京剧。虽说传统京剧的節奏比较慢,但张火丁丝丝入扣的表演和清丽柔美的扮相深深打动了每一位观众,特别是她娴熟的程派水袖功夫,满场飞舞,引得台下片喝彩。女儿和我都看得非常仔细认真。大年初一上午,我们赶早去看法国让·雅克·阿诺导演的电影《狼图腾》。女儿为此事还专门在网上先读了姜戎的小说原著《狼图腾》,也算是做足了功课。这是一部讲述人与狼关系的影片,很有思想深度。不少场景拍摄气势恢宏,惊心动魄,如狼群追逐战马的那场戏以及镜头中反复出现的大量出神入化的狼眼神,都让人震撼难忘。女儿走出影院在赞叹之余说的最多的还是人与自然、人与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如何和睦相处的话题,颇有点哲学家的味道。

今年女儿选修了“马术”课程,知道后我第一时间向她表示祝贺。她曾一度因担心会从马背上摔下而想放弃这门课。恰好此时上海正在举行“环球

马术冠军赛”,我将报纸上的相关报道剪下寄去并鼓励她。女儿最终顺利地通过了“马术”课程。后来她告诉我,“马其实非常调皮,你一骑上马,马就能准确地判断出你是哪种类型的骑手,之后马就

紧张以及太紧跟信息时代了,因而她极少回信,偶尔会用短信与我互动交流。那次我在信中惋惜地谈到因车祸离世的女电影《美丽心灵》原型纳什夫妇。女儿发来短信:“纳什受很多心理学家的研究是因为他的病症是不治而愈……名声与关注也是治疗的重要因素。电影中他与妻子的感情动人,现实中却不如此。但两人如今同时离世,也未尝不是件让人感叹命运无常的事。”给女儿的信绝大部分都是晚间在家里写的,也有少量是出差北京、新疆、山东,在下榻的宾馆里写的。因为集邮的缘故,给女儿寄的每封信所贴的邮票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信的内容总在更新,唯一不变的是落款:爱你的爸爸。在瞬息万变的今天,虽说“家书抵万金”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但书信如同纸质的书籍一样,其特有的温馨与质感似乎是便捷的电话、视频和微信所无法企及的。

“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忆儿时。”这是陆游《寺居独夜寄崔主簿》诗中一句。每读之,便会想起青灯下那些有味的场景和心情。

据说古时寺庙里的灯,用青布作灯罩,谓之青灯,也泛指灯火如豆的油灯、蜡烛、煤油灯等。与白炽灯、荧光灯等不同,青灯在给予人们光明的同时,并不排除夜色,它仿佛在夜色重幕中,挖出一个小小的口子,中心是明亮的,然后夜色从淡到浓,如同涟漪,一层层、一圈圈地荡漾开去。浓处暗影憧憧,淡处影影绰绰。若要看书写字、穿针引线,那是非要靠近灯火,时间一长,脸上会留下一道淡淡

烟痕。若有风来,灯火便晃动起来,冒出一缕细细的黑烟。屋里那团浓浓淡淡的夜色,那片含含糊糊的光亮,随之摇摆不定。这样的环境里,最有味的是听鬼故事。心里越

### 青灯有味

王鸣光

是害怕,越是要竖起耳朵来听。此时的想象力变得十分的丰富。觉得故事里的鬼,就隐藏在屋角的暗处,随着灯火一闪,便要张牙舞爪扑过来。听觉也变得十分灵敏,听到在屋角床底的漆黑中,有什么东西在窸窣窣地来回走动。黑黝黝的玻璃窗不知谁在叮叮敲打。户枢突然“吱嘎”一声,如同惊雷。虽然头皮阵阵发麻,皮肤上起鸡皮疙瘩,却是欲罢不能,总缠着大人们讲。

青灯下,鲁迅先生《秋夜》里小青虫飞进来了,在桌上、在灯台上蠕蠕而动,然后舍身扑向了火苗。蛙声聒噪着想要进来,而蟋蟀不知什么时候,早已悄悄地来到了床底下,不停地瞿瞿地鸣叫。窗户上突

然有些微明,原来是一片月色,移到了窗户,向亮着青灯的屋里窥探。

“青灯黄卷伴更长,花落银缸午夜香。”青灯下的字,并不清晰。然而一团昏黄的光亮,却为夜读者拓出一片清静寂寞的天地。午夜时分,万籁俱寂,灯火不时跳动着、摇摆着,是温暖地陪伴,宛如红袖添香。在孤寂困倦中,灯火骤然分外明亮,心形般的火苗变成笑盈盈、亮晶晶的眼睛,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夜读者,令人心头一喜。

在唐诗宋词中,固然有“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那样灿烂的场景,但更多的似乎是灯火如豆,光影莹莹:“孤灯闻楚角,残月下章台”、“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惆怅梦余山月斜,孤灯照壁窗纱”、“孤灯照寒雨,深竹暗浮烟”。青灯下响起不朽的平平仄仄声,一直回荡在灯火通明的当今。

如今家中的灯,林林总总,一旦亮起来,亮如白昼,将夜色驱赶得纤毫悄不存。青灯一盏,只能在心中将它点燃……

### 好竹连山觉笋香

谷庵

会根据背上不同类型的骑手分别选择勤勉或懒惰来应对并不出差错。”

和女儿远隔千里,我和她的沟通方式先是邮件,之后还是选择传统的书信。20多年前,妻在日本留学,我曾以一周一信的频率与其交流。如今20多年过去了,我又

“重操旧业”,不能不说世间有太多的巧合与意外了。两年多来,我给女儿写的数十封信随意而散漫,内容更是包罗万象,从国事到家事,再到我们共同喜爱的电影、展览等等,女儿可以说是

在信里见证了我这几年所做的每一件事。有时每每看到特别的励志故事或是经典话语,忍不住要抄录在信中与她分享。譬如她喜欢的作家杨绛在《一百岁感言》里写道:“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再有上海美食家沈京似传奇的故事等。有时我也会在信里和女儿开玩笑。某月她的生活费大幅超支,我不得不在信中写上:“今天中国银行账单到了,你的‘业绩’不错,你爸快要‘破产’了。别忘了我们曾有的‘君子协定’。”果然第二个月一切又正常了。

女儿还是很喜欢看我给她的信,只是因为学业

抚琴听者知音 乐易者常寿长

徐之庵 篆刻



上,琳琅满目,堆了各类打击乐器,令人大开眼界。音乐会一结束,我一路追着艺术家从舞台走向侧台,倚老卖老,用仅会的几个英语单词,反复和他说 Name, Picture, 想请他帮我签个名,合个影。没想到,艾德非常高兴,立刻拉着

### 在音乐午茶“追星”

方廷荣

我拍了一张合影,我高兴极了。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太幸福了。以往去剧场听音乐会,根本不可能有那么近距离接触艺术家的机会,但在“音乐午茶”,观众和艺术家,不过是一个手臂的距离,这些演奏家不仅音乐素养高,待人也完全没架子。在“音乐午茶”,我收获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整整4大本我与台艺术家的合影留念。每次拍完照片,我都会赶紧到店里冲印出来,整理好,在这些相册里,每张照片的旁边,我都会认真记录好时间、艺术家的名字,对我来说,这是一份非常特别的“藏品”,记录了我与上海音乐厅“音乐午茶”的缘分。

我还有自己的“功课”。我有个小习惯,每次听音乐会,都喜欢做点笔记,“音乐午茶”每月一本的节目册上,记录了我每次的感受,有现场听艺术家对曲目的讲解内容,也有我自己对曲目聆听时的理解。在节目册最后部分,通常是艺术家简历,我发现,来“音乐午茶”的演奏家们水平越来越高,很多人在各种国际比赛中获奖,还有

一些人刚开始来“午茶”演出时,不过是音乐学院的学生,但再回来这个舞台,已经完成国外深造“海归”了。

在“音乐午茶”1000期之时,我有个小心愿:希望能拥有更多年轻艺术家的签名与合影,因为我想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记录下他们的音乐足迹,等到日后他们有一天在国际上获奖后,我再拿给他看当年为午茶观众的签名,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时刻啊!“音乐午茶”为他们创造了很好的平台,也为我们上海市民营造了一个欣赏音乐的好环境,我心里无限感激,在这里,所有的音乐爱好者都得到了音乐的熏陶,提高了文化修养。

### 十日谈

作为听众参与首期音乐午茶,还意外地上了电视。

音乐午茶

## 文化杂咏·中医

胡中行 诗文 孙绍波 图

华佗扁鹊世无伦, 着意传承求鼎新。 本草古今性相异, 重编纲目待时珍。



中医是中华文明之瑰宝抑或糟粕, 争论既久, 迄无定论。余以为, 其为瑰宝应无疑义。如为糟粕, 如何理解千百年以来国人之健康状况与他国无异? 故争论之焦点不应囿于瑰宝糟粕, 而在如何继承发展, 与时俱进。譬如中药, 原材料质量大不相同, 如何重新配伍, 重新定量, 乃当务之急也。故戏曰: 须请李时珍重编本草纲目矣。

烟痕。若有风来, 灯火便晃动起来, 冒出一缕细细的黑烟。屋里那团浓浓淡淡的夜色, 那片含含糊糊的光亮, 随之摇摆不定。这样的环境里, 最有味的是听鬼故事。心里越

### 青灯有味

王鸣光

是害怕, 越是要竖起耳朵来听。此时的想象力变得十分的丰富。觉得故事里的鬼, 就隐藏在屋角的暗处, 随着灯火一闪, 便要张牙舞爪扑过来。听觉也变得十分灵敏, 听到在屋角床底的漆黑中, 有什么东西在窸窣窣地来回走动。黑黝黝的玻璃窗不知谁在叮叮敲打。户枢突然“吱嘎”一声, 如同惊雷。虽然头皮阵阵发麻, 皮肤上起鸡皮疙瘩, 却是欲罢不能, 总缠着大人们讲。

青灯下, 鲁迅先生《秋夜》里小青虫飞进来了, 在桌上、在灯台上蠕蠕而动, 然后舍身扑向了火苗。蛙声聒噪着想要进来, 而蟋蟀不知什么时候, 早已悄悄地来到了床底下, 不停地瞿瞿地鸣叫。窗户上突

然有些微明, 原来是一片月色, 移到了窗户, 向亮着青灯的屋里窥探。

“青灯黄卷伴更长, 花落银缸午夜香。”青灯下的字, 并不清晰。然而一团昏黄的光亮, 却为夜读者拓出一片清静寂寞的天地。午夜时分, 万籁俱寂, 灯火不时跳动着、摇摆着, 是温暖地陪伴, 宛如红袖添香。在孤寂困倦中, 灯火骤然分外明亮, 心形般的火苗变成笑盈盈、亮晶晶的眼睛, 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夜读者, 令人心头一喜。

在唐诗宋词中, 固然有“东风夜放花千树, 更吹落、星如雨”那样灿烂的场景, 但更多的似乎是灯火如豆, 光影莹莹: “孤灯闻楚角, 残月下章台”、“夕殿萤飞思悄然, 孤灯挑尽未成眠”、“惆怅梦余山月斜, 孤灯照壁窗纱”、“孤灯照寒雨, 深竹暗浮烟”。青灯下响起不朽的平平仄仄声, 一直回荡在灯火通明的当今。

如今家中的灯, 林林总总, 一旦亮起来, 亮如白昼, 将夜色驱赶得纤毫悄不存。青灯一盏, 只能在心中将它点燃……

